冯铨史事杂考

张升

冯铨（1595—1672），字振鹭，又字伯衡，号鹿庵，顺天涿州人，身仕两朝，在明朝为阉党，臭名昭著；入清后，阿附满人，打击南党，又为许多南人所切齿。对于这样一位人物，以往学者大都不屑于加以深入研究，以至于对其入清后所做所为的评价，产生较大的分歧；有人认为他入清后罪恶累累，有人认为他并无大过；有人认为他是北党党魁，直接制造了陈名夏“南党案”，有人认为“南党案”是顺治帝、宁完我等主导的，非因冯铨而起；等等。因此，我认为有必要对冯铨本人作更加深入的探讨。兹据有关史料，将有关冯铨入清后的一些问题作简单阐析，以求正于方家。

一、关于弹劾冯铨事件

冯铨于明末罢官为民，一直息影园林，诗文自娱①。李自成入京，冯铨与地方武官绅士在涿州作殊死抵抗。清人入京，冯被举荐入朝，积极为清廷服务，被授弘文院大学士。冯铨这样一位在前朝臭名远扬的阉党入仕清朝，自然会招致许多东林旧人以及东林同情者的反感，因此在顺治二年七月，终于发生了震动朝野的弹劾冯铨事件。

关于此事，以往有的论著已作过详述，大多认为冯铨罪大恶极，而吴达等人言之有理，最后是多尔衮偏袒了冯铨。事实上，对冯铨的弹劾，除了吴达一一列举了其“罪状”外，其他人多为“趁火打劫”，主张严惩，但并未能详实地指证其罪状，如李森先、罗国士、桑芸、王守履、许作梅、杜立德、庄宪祖、邓孚槐等。至于赵开心、庄宪祖等人参劾李若琳、谢启光、党崇雅这些冯铨同党，更不能说明冯铨有多大罪过②。尤为关键的是，冯铨为自己的“罪状”作了详细的辩诬。这些申辩，在很大程度上是成立的，并且是可靠的。奇怪的是，对于冯铨的申辩，以往的论著均未予以注意。

我们先来看看吴达对冯铨的弹劾，其要点为：其一为冯是阉党魏忠贤干儿；其二为水旱灾伤，冯未能自行引咎辞退；其三为票拟专擅，任人由己；其四为向姜瓌索贿三万两；其五为招抚奸臣阮大铖入朝；其六为其子冯源淮入内院大张筵宴，为结纳地③。冯铨对吴达的弹劾马上作了逐条反驳：“昨见吴达诬职，首言魏党。夫职原为魏忠贤所害，公论自明。况天启之朝，非同于闯贼；魏党之罪，不重于伪官，徒以职之不肖，羞辱朝廷，职罪一也。水旱灾伤，所在见告，不能早自引决，职罪二也。不能逢迎吴达之意，先去李鉴，职罪三也。姜瓌无端致馈，职深耻之，而吴达乃以为往索，颠倒极矣。幸原书见在，乞敕内院检呈，是索非索，俄顷立判。禁密大臣，受此诬蔑，职罪四也。御前曾发下南官钱谦益寄职一书，言安辑江南事宜，内有招抚阮大铖之语，职同官洪承畴录其书于帙，遂来吴达之疑，职罪五也。职子冯源淮随例习射，致招嫌忌，职罪六也。又有王守履者，诬职受江禹绪黄金百两，及对

质又曰：我原未指你。我亦不复与辩……”。[4]这其中的罪状，除了一些有关内院之事，外廷难以知晓外，有一些是可以考证清楚的。例如姜瓖致贿一事，冯铨认为是姜瓖无端致贿结纳，有原书为证。此书多尔衮是看到的，因而多尔衮后来曾说：“(姜瓖）后来又通书于大学士冯铨，馈以厚礼，喜铨是清忠之臣，即以进览。若是奸臣，岂不坏事！”[5]另外，引荐阮大铖一事，亦复如是。此前钱谦益寄书冯铨，建议招抚阮大铖，原书亦曾交多尔衮看过，可见此事与冯铨亦无多大关系。冯铨与钱谦益关系密切[6]，钱于顺治二年五月降清后，即为清军效力，曾致书苏州、常熟等地招降，此时致书冯铨要招抚阮大铖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何况冯的辩词言之凿凿，当不会有假。此外，吴达攻击冯铨为阉党，冯铨作了最有力的还击：“天启之朝，非同于闯贼；魏党之罪，不重于伪官。”暗指自己虽为阉党，倒胜过吴达降“贼”为伪官。事实上，吴达、李森先、许作梅等弹劾冯铨之人，均为降“贼”者，而冯铨则并未降“贼”，因此冯铨的还击正好刺中了吴达等人的痛处，而其它的一些罪证，诸如任人由己、冯源淮入内院等事，亦大都为风闻，更难以进一步对冯铨作还击。

多尔衮对此事极为重视，接到弹章后即命下刑部逐条质问。后刑部启奏吴达等所劾不实，多尔衮又于重华殿亲理此事，命再行面质。廷讯结果，一是所劾诸事“俱无实迹”，二是“前朝旧事不当追论”[7]。龚鼎孳眼看无计可施，只好一口咬定“冯铨乃背负天启，党附魏忠贤作恶之人”。殊不知冯铨对此早有准备，立刻反唇相讥，指出龚鼎孳曾降李自成，官北城御史。龚鼎孳还要申辩，被多尔衮严辞驳回[8]。对于多尔衮来说，单纯的阉党已不能成为新朝治罪的理由。

从上面的分析可看出，吴达等人加诸冯铨身上的罪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难以成立的。事实上，冯铨入清后，除了暗中与南党相角外，其行为一直较为谨慎，并无大过可言。即便是赵开心、龚鼎孳等死对头，在后来也一直难以找到合适的把柄，对冯铨进行致命的打击，只是经常旧话重提，要么指责其为阉党，要么泛言其“尺寸靡效，罪过颇多”[9]。就连顺治当年罢免冯铨的理由“冯铨先经御史吴达疏参私得叛逆姜瓖贿赂，殊失大臣之体，便当引去，乃隐忍居官，七年以来，毫无建明，毫无争执，著致仕去”[10]，也有点强辞夺理，倒让人觉得冯铨确实是抱持谨慎为官的态度：“毫无建明，毫无争执”。正因为其入清之初并无大过可言，而阉党又不能成为新朝治罪之理由，因而就弹劾冯铨事件而言，许多人认为是多尔衮偏袒了冯铨，我认为则未必。因为无过，当然无罪，偏袒便无从谈起。

二、关于冯铨的关系网

提到冯铨，都觉得他是北党党魁，但北党是些什么人，这大概很难弄得清楚；因为朝廷中的党是非常隐秘的（尤其是清初满人十分反感汉人结党）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这里所说的关系网是指与冯铨关系较为密切的一些人，并非指北党而言（虽然其中主要为北党）。尽管冯铨自称“孤立绝交”、“孑立之身”[11]，但其关系网却非同小可。除了旧时的同党如谢启光、孙之獬、党崇雅、李若琳等之外，还有其他一些人，或明或暗，与冯铨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。兹分述如下：

(1) 婚姻关系。冯铨之父为冯盛明，生有十女，长女嫁与刘余祐（入清官兵部尚书）。刘余祐之女嫁与冯铥（冯铨弟）之子源漳，刘余祐子刘芳躅之女嫁与冯铥之孙庭标。刘本为京师人，但“刘与冯世为婚姻，故其子芳喆遂家于涿鹿云。”[12]可见两家关系非同一般。我们

再来看看刘余祐与宋权的关系。顺天郝氏之长女归刘余祐，“司寇（刘余祐）与宋文康公（宋权）同期相善也，因与言郝翁女次者尤善，文康公遂委币纳焉。”[13]于是刘、宋两家结为姻亲。后来，宋权子宋炌又娶刘余祐女为妻[14]，两家关系更为密切。正是基于这样的婚姻关系，宋权与冯铨的关系也非同一般。冯铨刚入仕清朝，宋权即大加荐扬。宋权疏曰：流贼进京之时，冯铨等人于涿州死守，“一应城守火药器械，皆内院（冯铨）、刘参议（刘芳久）捐资制备”，希望能优叙他们及其亲属冯镜、冯源准等人[15]。此疏反映了入清之初两人的合作。顺治初年，冯铨、宋权两人均受重用，官至大学士，刘余祐亦为首任汉人兵部尚书。冯、宋两人在为政上配合得亦相当紧密，如一同合奏请禁违碍文字[16]。

(2) 与北人的关系。因为同乡的关系，冯铨与顺天直隶的士大夫关系密切。例如：王崇简，直隶宛平人，本为复社中人，与南党关系密切，后来态度有所变化，倾向北党。姚文然称：“予里居十余年，所间闻两先生（王崇简与陈名夏）晚节稍有异同论。”[17]，即指南党案时王、陈已然反目。今检王氏诗集，与北党党魁刘正宗唱和颇多，且经常招饮金鱼池[18]，而金鱼池正是冯铨于北京之别业所在（下文详述）。另外，北图现存有《冯文敏公墓志铭》一卷，内收有王崇简为冯铨父冯盛明所作的墓志铭，首称“崇简受知太保公”[19]，太保公即指冯铨。可见两人关系之一斑。

成克巩为河北大名人，入清官至大学士，本与陈名夏关系甚密，陈之仕清即其首荐，但此后两人多有摩擦，在南党案中成克巩还出面攻击陈名夏[20]。成克巩与冯铨的关系则变得越来越密切，如顺治十一年两人合疏举荐郝浴，顺治十三年成克巩上奏弹劾吴达、龚鼎孳[21]。

此外，冯铨与孙廷铨（山东人）、张缙彦（河南人）、薛所蕴（河南人）、刘正宗（山东人）等的关系也应注意。孙廷铨有诗曰“秋夕过友人金鱼池所馆。”[22]，此“友人”很可能指的就是冯铨。张缙彦亦云：“询北来者，乃知氏所在，避涿州相国（冯铨）家，其患难相保者薛公（薛所蕴）力也。”[23]明末战乱，张氏夫人为冯铨所救，此处只提薛所蕴，大概是因为冯铨名声不好。孙廷铨为刘正宗同乡亲党[24]，张缙彦、薛所蕴与刘正宗关系颇为密切[25]；另外，刘正宗之外孙曹申吉与冯铨之子冯源济同年友善，过从较密[26]；还有刘正宗经常与人游饮金鱼池[27]。从这些迹象看来，两位北党党魁刘正宗与冯铨可能存在着某种暧昧关系。他们在“南党案”中以及后来联手打击陈名夏、龚鼎孳等南人，当不会让人感到意外。

(3) 与青年士大夫的关系。冯铨于明末隐居家乡，与北方青年士子交往颇多。丙戌、丁亥，他两任会试正考官，所得北人尤多。据称：“又尝授餐致馆，招延远近名士，讲贯古今，亲为提命，四方辐辏而至，近如似斗高公、黼庵李公、紫垣张公、在田徐公，皆冠冕于时。余凡成名内外者，不可胜纪……（丙戌、丁亥）两科号称得人，前后居政府、陟宰宪、历六卿、掌翰学、擢督抚、拔省台者几半。”[28]由此可看出清初冯铨门生之广。当时许多北方青年士大夫与他有亲密关系，比较著名的有李霨、冯溥、郝浴等。

李霨，字景霨，别字坦园，河北高阳人，顺治二年举于乡，三年成进士，正是冯铨的学生。他后来仕途顺利，官至大学士。冯铨死后，李霨为其作墓志铭，对冯铨称颂颇多[29]。

冯溥，字孔博，山东益都人，顺治四年进士，亦为冯铨学生，官至大学士。今检冯溥《佳山堂诗集》，卷首有冯铨之子冯源济作的序，集中有诗曰：“过涿州，家弟胎仙（冯源济字），设席旅店，丰腆华鲜，情文备至，眷念今昔，不无时势之殊……”。[30]不难看出冯溥与冯铨一家的密切关系。

郝浴，字冰涤，一字雪海，别号复阳，河北定州人，顺治三年举于乡，六年成进士。其

与冯铨的关系更非同小可。顺治十一年，冯铨与成克巩合疏举荐郝浴。康熙九年，郝浴致书涿州太守，对冯铨推崇备至："中堂老师（指冯铨）文章掌故，经术名德，天下一人也。前代以深诋中涓，林下高卧二十年，读尽古人之书。且胸中洒洒不挂一尘，非大智大贤而能之乎？……时当开创之初，引据旧章，参决大政，天下阴受其福。至于世祖皇帝欲特设各监，中堂历引古今刑余不得预政之例以争之，至于批鳞逆耳，犯先帝之颜色而不顾。当是时，先帝重之，同列危之，而天下殊未之知也。"[31]甚至冯铨极力主张的"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，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"这种思想[32]，在郝浴那里亦深有同感："北人多贤，南人多能。"[33]不知是偶然的巧合，还是两人达成的默契？

如果说上面的事例还不足以表明冯铨与青年士大夫的密切关系的话，那么沈荃与王士祯的表达，则似乎更能说明问题，因为沈荃是南方青年士大夫，而王士祯是与龚鼎孳等南方文人交情颇深的北方著名诗人。沈荃不但为冯铨墓碑书丹，而且作有"过涿鹿哭冯文敏夫子二十四韵"来哭祭冯铨："岂有龙蛇厄，台星陨大臣。风云留秘画，日月荷深仁。奕代文章伯，熙朝社稷身……阁掩平津泪，歌翻嵩里新。"[35]将冯铨誉为好客的"平津侯"[36]。王士祯"过涿州忆魏阉进香事慨然作"云："段张朽骨已成尘，媚子何心杀党人。赖是天心延一纪，未教失路小平津。"[37]此诗以"媚子"（贤臣）喻冯铨，认为他延至清朝，得以成就"平津"之美名，未为先前"失路"之恶行所掩。沈荃、王士祯均不约而同地将冯铨比作平津侯，多少亦能反映出冯铨在当时青年士大夫心中的地位。

除了上面指出的这些人外，与冯铨关系密切的在朝官员当还有不少，只是史料缺乏，难以推断。就连南方官员中，亦有与冯关系十分密切的，金之俊就是其中一位。邓之诚先生指出：在南党案中，金之俊"附和陈名夏而不被株连，必软美取容者"[38]。事实上，金之俊一直与陈名夏等南人来往密切，但与冯铨亦保有较多联系，清楚这一点，就不难理解金之俊在南党案中免于处罚，反而升迁受宠了。冯铨母亲去世，金之俊奉冯铨之命，撰有"范夫人墓志铭"，备极恭谨："吾师少傅鹿庵冯公于己未春录俊门墙三十七稔矣，其始进也，每见必谆谆劝勉而归于忠孝大指……迨俊服官中外，涔位冢宰，且侍吾师居政地，每见必谆谆劝勉而亦归于忠孝大指……"。[39]还有，冯铨之子冯源淮提督浙西，驻镇嘉兴，金之俊作文送别，一派殷殷之情[40]。

从上面对冯铨关系网的探讨可看出，当时冯铨在朝势力确实非同一般，尤其是顺治初年，冯铨与宋权均为大学士，首任汉尚书的六人中，谢启光、李若琳、党崇雅、刘余祐均为冯铨旧党，金之俊与冯铨关系密切，陈名夏此时与冯铨亦保持合作[41]。因此，冯铨在清初的得势是很显然的。

三、关于金鱼池

从清初诗文集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，当时京师许多士大夫经常游饮金鱼池。作为京师胜境之一，金鱼池在清初有着特殊的地位，因为它是冯铨重新加以修缮的，是冯铨别业之所在。

金鱼池位于京师南城天坛北面，先朝即有，又名鱼藻池。据载："金故有鱼藻池，旧志云：池上有殿，榜以瑶池，殿之址，今不可寻。池泓然也，居人界而塘之，柳垂覆之，岁种鱼以为业。"[42]后来此池大概有所荒废，因而清初冯铨对之大加修缮，又成为京师士大夫经常

游宴之所。据《北游录》载："冯铨家京师，于天坛北凿池蓄朱鱼，亭台鼎立。母独留涿州。"[43]当时许多士大夫有诗吟颂金鱼池，如王崇简"刘宪石薛行屋两前辈招饮金鱼池"："都人夙昔游歌地，此际犹然杂管弦。到处风光须共醉，从来得失有谁怜……。"[44]王铎"咏金鱼池"诗曰："屡止非无为，颜舒积水西。尰光月罨画，绿色似蟠溪。寺巷拖雷雨，陵飞啄药鸡。临行不忍去，归迳草光萋。"[45]曹溶"金鱼池坦公席上同彦升作"诗曰："盛夏出行游，届彼城南池。"孙廷铨"秋夕过友人金鱼池所馆"诗曰："良夜向人怀抱尽，萧条寒水引坛烟。"[47]此外，李呈祥亦有诗纪述刘正宗、薛所蕴招饮金鱼池的景况[48]。

冯铨将金鱼池修筑得"亭台鼎立"，固然是为了结纳士大夫，加强自己的势力范围，同时也反映出其为人风雅的一面。史称，冯铨于家乡，日翻阅图史，暇则徜徉泉石……优游绿野，觞咏怡情。日仍披览经史，临摹古帖不稍缀……著有《瀛洲赋》、《独鹿山房诗集》等书，藏诸箧，不欲以文字炫长。既工书，复善射，因是世祖时赐笔札书画良弓名马旌其能。"[49]今检方志中亦收有其诗文多篇，文辞颇可观[50]，只可惜其诗集未能传下来。冯铨还喜欢收集文物字画[51]，单是所藏的崇祯朝邸报，就令许多当时修史者羡慕不已。毛奇龄称："涿州相公家以崇祯一十七年邸报全抄送馆编辑，名为实录。"[52]顾炎武云："而中秘所收（邸报），乃出涿州之献。"[53]《涿州志》亦载："康熙九年，圣祖驻跸涿州，命官至大学士冯铨私第取前明邸报以备史略。"[54]此外，他还藏有被誉为稀世之宝的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墨本[55]，并且"又摹晋唐宋元名家书，题曰快雪堂帖，以公同好，天下争求宝之。"[56]

从上所述可知，冯铨一方面注重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，一方面又爱好风雅，喜欢谈诗论文，因而其在京师大兴土木修缮金鱼池，而京师士大夫亦乐于招饮于此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谈到金鱼池，还有一个流传较广的错误说法应加以纠正。据清人励宗万《京城古迹考》称："万柳堂……今查堂在广渠门内，国初为大学士益都冯铨别业。"《清代人物传稿》上编第五卷"张涟、张然"条亦云："先是，大学士冯铨在京师营造府宅，名万柳堂，特遣人往邀张涟。冯铨臭名素著，涟托病不出。再请，遂派张然前往。"事实上"万柳堂"乃是大学士益都冯溥之居所，而非冯铨之别业。朱彝尊"万柳堂记"有明确记载："……故其堂曰万柳之堂，今文华殿大学士益都冯公取元野云廉公谯游旧地以名之也。"[57]冯溥为山东益都人，清初大学士，为朱彝尊好友，朱的记述当不会错。此外，朱彝尊还有诗名"送益都冯先生集万柳堂次韵二道"[58]，亦指明万柳堂为益都冯溥的府宅。与冯溥关系密切的施闰章，亦多次在其《施愚山集》中提到在万柳堂与冯溥饮宴的情况。还有，清人刘大櫆、胡承珙两人的"游万柳堂记"[59]，亦都清清楚楚地指明其为益都冯相国之别业。可见，万柳堂确实为益都冯溥之居所。

吴伟业在其"张南垣传"中云："（张涟）晚岁辞涿鹿相国之聘，遣其仲子（张然）行，退老于鸳湖之侧。"[60]似乎张然参与了冯铨别业的构筑，但综合各方面的史料来看，张然并未参与构筑金鱼池，而只是为冯溥建造了万柳堂[61]。因此，吴伟业所说的"涿鹿相国"，应该是"益都相国"之误。

最后，顺便一提的是，金鱼池在乾隆初年就荒废了。据康乾之交的励宗万《京城古迹考》载："鱼藻池……俗呼金鱼池，今柳亦稀疏，止有小鱼池数处，余皆空地。四周居民散处。向之月榭风台，已作平沙荒径矣。"1966年，残留下来的金鱼池被填平筑路。今仅存金鱼池西街、金鱼池北街之地名，依稀能让人记起昔日金鱼池之所在。

四、关于“有客还山畏老拳”

“何人当国怜孤掌，有客还山畏老拳”，此句诗相当有名，屡被引用以形容清初南北党争。其中“客”指的是南人、南党，而“老拳”则指的是冯铨。最早引用此诗的为谢国桢先生[62]，此后学者转相引用。但由于谢国桢先生没有说明此诗之出处，后来转引者又不详考，只是一味袭用，以为此诗寓意为人所熟知，无须深究，殊不知关于此诗的情况却大有文章。

我们先来看看此句诗的出处。就笔者所见，此句诗之出处有三：其一为熊文举《雪堂文集》中《耻庐近集》卷一丁酉诗“用简斋韵书赠芝麓”：“杜门高枕不须怜，拂拭青萍气浩然。凤鸟祗巢阿阁树，龙蛇空蛰介山田。何人秉国愁孤掌，此子投林辟老拳。闻道瓯枚虚左在，上林春暖听莺迁。”诗后自注：“芝麓时谪上林丞。”芝麓，即龚鼎孳。顺治十三年四月，龚被贬为上林苑蕃育丞，此诗作于此后不久。其二为龚鼎孳《定山堂诗集》卷十一五言律“归舟过章江，雪堂先生谢病山居，轻帆出晤，并诵见怀诗，有‘何人当国愁孤掌，有客还山避老拳’之句……。”雪堂先生，即是熊文举。此时（顺治十四年）龚鼎孳出使广东回来，途经南昌，熊文举以诗赠之。其三为陈祚明、韩诗辑《国门集》卷四五言律龚鼎孳之诗曰：“归舟过章江，吾师熊夫子谢病山居，轻帆出晤，并诵见怀诗，有‘何人当国愁孤掌，有客还山避老拳’之句……。”其实此段引文是转引自第二种出处的，因而实际出处只有前面两种。综合前面两种说法来看不难发现，此诗之原作应为熊文举，写作时间约于龚鼎孳降为上林丞（顺治十三年四月）后不久，诗句原貌应为：“何人秉国愁孤掌，此子投林辟老拳。”前后两种出处诗文稍有不同，前者称“投林”，后者称“还山”，其实是根据龚鼎孳的实际情况而言的。先是，龚鼎孳被贬为上林丞，熊文举因而吟为“投林”；后来，龚鼎孳出使广东回来，途经南昌，要返家乡合肥，熊文举吟原诗相赠，随口将“投林”改为“还山”，以符当下情况，是可以理解的。至于谢国桢先生所引之诗，文字与此稍有出入，大概是转相引用过程中造成的误差。

从以上分析来看，诗中的“客”无疑是指龚鼎孳，而“老拳”一般认为是指冯铨。龚与冯的矛盾由来已久。龚为复社旧人，冯为阉党，入清后两人即有冲突[63]，乃至在朝廷上针锋相对。龚鼎孳与当时弹劾冯铨的吴达、赵开心、李森先、许作梅等人的关系均很密切[64]，尤其是与吴达，相互往来，酬唱不断。顺治十三年，龚鼎孳还因袒护吴达而受到北人的攻击[65]。

顺治十一年，身为左都御史的龚鼎孳再次弹劾冯铨，但被顺治帝驳回[66]。此时北党在朝廷中正得势，龚鼎孳的攻击是注定要失败的。顺治十一年三月，陈名夏“南党案”发生后，南北党争相当激烈，所谓“南北各亲其亲，各友其友”[67]。当时南人受的打击最多，如陈之遴、张天植、张王治、季开生、吴达、曹溶等。龚鼎孳作有多首诗描述当时的情况，如“云罗已尽山头雀，马角难归塞外鸟。”自注云：“梁溪方罹大狱而海昌行戍，故五六及之。”梁溪指的是吴达，海昌指的是陈之遴。“为羡振衣匡岳顶，万峰秋并玉棱层。”自注云：“大僚言路一时多丽谪籍，而章江先生之坚卧为不可及矣。”“上考无如轻薄尹，左官聊洗瘴烟愁。”自注云：“秋岳中考功法镌一官，海昌方在塞上。”秋岳即是曹溶。“到日凭高望京国，一时南客总飘零。”[68]此时龚鼎孳本人亦不断遭到来自北党的弹劾，连连被降级调用，于顺治十三年四月补上林苑番育署署丞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作为龚鼎孳的密友，熊文举在遥远的江西写下

了这首寄怀诗："何人秉国愁孤掌，此子投林辟老拳。"此时身在朝廷的吴伟业，亦写有"送旧总宪龚孝升以上林苑监出使广东"一诗曰："三仕三已总莫问，一贵一贱将奚为？……只因旧识当途少，坐使新知我辈轻。"[69]表达了同样的心情。

综上所述，鉴于龚鼎孳与冯铨的矛盾，以及龚鼎孳所受的打击，诗中"老拳"确实最有可能是指冯铨。但是，我们还应看到，北党党魁刘正宗此时亦正得势，南人也多受其打击。顺治十三年，正是与刘正宗关系密切的孙光祀弹劾龚鼎孳袒护吴达，才导致龚鼎孳受到降级处罚[70]。因此，此处的"老拳"，亦有指刘正宗之可能，正如邓之诚先生所指出的：龚鼎孳"屡迁左都御史，与冯铨刘正宗争门户，为所中，骤降十一级，补上林苑蕃育署署丞。"[71]这是我们在引用此诗时应注意的。

还有，尽管"何人当国怜孤掌，有客还山畏老拳"一诗深刻地揭露出清初南北党争的激烈程度，但就当时实际情况而言，南人多受打击，并不能完全归罪于冯铨、刘正宗等北党。正象造成"南党案"的主要不是冯铨、刘正宗，而是宁完我、顺治帝一样，此时及后来对南人的一系列打击，包括科场案（顺治十四年）、通海案（十六年）、奏销案（十八年）等，也主要不是来自于冯铨、刘正宗等北党，而是来自于满人，北党只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以往过份强调清初南北党争，而忽视了朝廷内部潜在的满汉矛盾，尤其是南人与满人的矛盾，这是不对的。这也是我们在引用此诗时应注意的。

---

①㉛郝浴《郝雪海先生笔记》卷二"与涿郡太守任月坡书"。
②参看故宫博物院编《掌故丛编》第三、四辑。
③同前书，第四辑"吴达参冯铨本"。
④⑪台湾张伟仁主编《明清档案》第三册 B1169"大学士冯铨揭辩诬并请早赐罪斥"。
⑤《明清史料》丙编第五本"记注残叶"。
⑥参看邓之诚《清诗纪事初编》卷三"钱谦益"条。
⑦《清世祖实录》卷 20。
⑧《清史列传》贰臣传乙编"龚鼎孳"。
⑨龚鼎孳《龚端毅公奏疏》卷二"明白回奏第二款疏"。
⑩《清世祖实录》卷 54，顺治八年闰二月乙丑。
⑫乾隆《涿州志》卷十九艺文志·诗，刘余祐"题冯子湛婿澹心园四首"后注。
⑬刘榛《虚直堂文集》卷十四"宋母郝太儒人墓志铭"。
⑭《商丘宋氏三世遗集·文康公遗集》卷下"丁太夫人行述"。
⑮《明清档案》第一册 B63"顺天巡抚宋权揭请优叙有功官员"。
⑯《明清档案》第八册 B3997"大学士冯铨等题报坊刻违令请旨焚毁严究"。
⑰姚文然《虚直轩文集》卷十"题陈芝山相国手牍"。
⑱参看王崇简《青箱堂诗集》卷 5"初秋感兴和刘宪石前辈"、卷 6"春雪和刘宪石前辈"、刘宪石薛行屋两前辈招饮金鱼池"、"蕉花篇为刘宪石前辈赋"等。
⑲此文亦见于冯埏《涿州冯氏世谱》卷 4。
⑳《清世祖实录》卷 82，顺治十一年三月朔。
㉑徐世昌《大清畿辅先哲传》卷 1"成克巩"。
㉒㊼孙廷铨《孙文定公诗集》。
㉓张缙彦《依水园集》后集卷 2"亡室王儒人行状"。
㉔邓之诚《清诗纪事初编》卷"孙廷铨"。
㉕参看《清世祖实录》卷 142，刘正宗《逋斋诗》、《御墨楼诗》，薛所蕴《桴庵诗》。
㉖参看曹申吉《澹余诗集》卷 2"送冯胎仙学士别驾宋中二首"、"寄怀冯胎仙宋中"。冯源济字胎仙，与曹申吉同登乙未科进士。
㉗参看前注㉕刘正宗、薛所蕴之诗及王崇简《青箱堂诗集》。
㉘㊾㊻冯埏《涿州冯氏世谱》卷 4 冯源济"文敏公行略"。
㉙同前注，李霨"文敏公墓志铭"。此文为郭棻代作，又见于郭棻《学源堂文集》卷 9。

㉛《佳山堂诗集》二集卷5七言律。
㉜《清世祖实录》卷73，顺治十年四月癸巳。
㉝《郝雪海先生笔记》卷2。
㉞参看北京图书馆善本《冯文敏公墓志铭》。
㉟沈荃《一砚斋诗集》卷十三。
㊱平津侯，指汉丞相公孙弘。史称其起客馆，开东阁，招请士人。
㊲《乾隆涿州志》卷19艺文志·诗。
㊳《清诗纪事初编》卷3"金之俊"。
㊴《涿州冯氏世谱》卷4。
㊵《金文通公集》卷2"送总戎子渊冯公节镇嘉余序"。
㊶《清史列传》贰臣传乙编"冯铨"："当吴达等廷纠冯铨时，名夏时为侍郎，徇庇私交，噤无一语。铨卧病，名夏屡为候视。"
㊷刘侗、于奕达《帝京景物略》卷3"金鱼池"。
㊸谈迁《北游录》纪闻下"丧礼"。
㊹《青箱堂诗集》卷6。
㊺《拟山园选集》五言律卷22。
㊻《静惕堂诗集》卷4五言古。
㊽《东村集》卷1邸中稿，"谢刘薛两夫子见招金鱼池"。
㊿参看《(乾隆)涿州志》卷19诗，《(康熙)涿州志》卷9文章、卷10碑、卷12题咏。
51邓之诚《骨董琐记》卷5"冯铨仆刘次庵"："冯铨性爱古玩，而学识目力不逮，皆其仆刘四号次庵者为之聚敛，巧取豪夺，因蓄古玩甚多。"
52《毛西河先生全集》书卷4"寄张岱乞藏史书"。
53《顾亭林诗文集》文集卷3"与公肃甥书"。
54《乾隆涿州志》卷5事迹志上·正纪。
55《骨董琐记》卷1"快雪堂"。
57《曝书亭集》卷66。
58同前注，卷12。
59谭其骧主编《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》第六册。
60《吴梅村全集》卷52。
61参看谢国桢《明清笔记丛谈》"张南坦父子事辑"。
62谢国桢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100页。
63参看《龚端毅奏疏》卷1"乞修省以弭天变疏"、"恳回籍养亲疏"。
64参看龚鼎孳《定山堂诗集》、《定山堂文集》。
65 70参看《清世祖实录》卷103。
66《清世祖实录》卷85，顺治十一年八月壬戌。
67《清世祖实录》卷99，顺治十三年三月乙酉。
68以上引文分别见《定山堂诗集》卷24"读友人寄怀秋岳诗和柬秋老"，"舟中杂诗和家木公兄秋吟韵"其二十五、二十六，卷27"邱曙戎侍讲谪琼州"。
69《梅村家藏稿》卷11。
71《清诗纪事初编》卷5"龚鼎孳"。

(作者张升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；邮编100875)